

GUN IN HANDS

钢枪在手

金子弹
JINZIDAN

胡志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红旗飘飘军号频吹兵工厂三百里华蓥山钢花四射十里红
刺刀闪闪钢枪在手杨家坪天鹅宝蛋靶场弹道无痕稻米香



NLIC 2970700547

胡志金
著

GUN IN HANDS 钢枪在手



解 放 军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枪在手 / 胡志金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033-2279-2

I. 钢…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8918号

钢枪在手

书 名: 钢枪在手

作 者: 胡志金

责任编辑: 兰 草

封面绘图: 王 健

封面设计: 张禹宾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17.375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279-2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第一章 第三次世界大战 /1

第二章 千里铁骑 /11

第三章 口水人生 /19

第四章 谁看破了红尘 /27

第五章 走向人生三十年 /35

第六章 天空瓦蓝 /43

第七章 夜深沉 /53

第八章 激战前夜 /61

第九章 工人的友谊 /73

第十章 离别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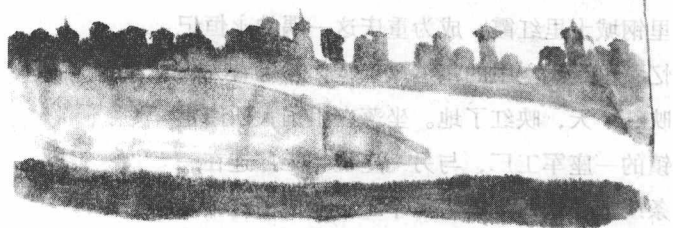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暗恋 /95

第十二章 红杏出墙 /107

第十三章	大山深处的姑娘	/117
第十四章	飞翔在怀抱里	/123
第十五章	家是温暖的岸	/131
第十六章	被击落的台湾飞行官	/141
第十七章	杏黄苏式楼	/147
第十八章	国防少年	/155
第十九章	枪管工程师	/161
第二十章	有来犯者自带棺材	/169
第二十一章	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	/175
第二十二章	F—14，飞临重庆杨家坪	/183
第二十三章	红旗飘飘	/191
第二十四章	保卫兵工厂	/205
第二十五章	窗后有人	/213
第二十六章	扑朔迷离的靶场	/219
第二十七章	鹿死谁手	/227
第二十八章	“轻轻的我来了”	/235
第二十九章	八级张的女人	/243
第三十章	民间亲情	/251
第三十一章	泥土芬芳	/261
第三十二章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267

第一章

第三次世界大战



秋 天的清晨，空气里早没有了夏季炎热的火候，整个天空除了远方还映着十里钢城的红霞之外，到处都干干净净的。十里钢城十里红霞，成为重庆这一隅的永恒记忆，也是天空中一道风景，你远远看去，映红了天，映红了地。坐落在祖国大西南重镇的一座军工厂，与另一座坦克工厂连在一条线上，这两座特大型军工企业成了这个地区的代名词。现在，这个叫“杨家坪”的地方，车水马龙，大街上人来人往，枪炮声点缀着蓝天白云，人们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和裤子，感觉工作在毛泽东时代是幸福的，温暖的，美轮美奂的。冷战时期的重庆是国家一等保密城市，是任何敌人都向往而望而却步的地方，也是让我们的敌人胆寒的所在。人们都行路匆忙，都赶着要去和敌人赛跑，抢在敌人前面把这里制造的轻重武器送往福建前线 and 已经打响的越南战场。

现在，我们看见的另一座军工企业的职工家属区里，一个称为劳动一村的地方，一幢土黄杏黄的苏式楼里走出了一个中年人，他抬头朝对面眺望，这时，满山的草丛和蕨类植物都绿茵茵一片。山上的两幢红砖苏式楼，家家户户都亮着橘黄的灯，炊烟袅袅。这个中年人叫官清。官清起床后开门朝对面的厕所走去，在他的行进过程中，几棵苦楝树直立在半空中，一丝风也没有。官清在经过一个公用水管时，看见对面平房的老段正在用一个木桶接水。水是不不要钱的，随便用；灯也是不用钱的，任意开。老段对没有文化的官清从来都嗤之以鼻。老段是军工厂的外线电工，四川广元人，何时来厂不得而知，说话跟大多数四川人完全有别，略带陕西口音。老段的出现和他每天清早都准时开门有关。老段是共产党员，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人很玩笑的说法：“是嗨了的”，就是加入了组织的。其实不是，老段的政治思想觉悟是一般人不能比的，凡事老段都要管，也喜欢参加在公共水管几块青石板旁边的辩论，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而下次又来。

当老段看见这个平时里话语不多的老工人时，心里充满了极度的不屑，一个木桶放在水管下任意流，哗哗地流。四幢房子，两幢楼房和两幢平房，基本构成了这个十万之众的军工企业的一个小小世界。当然在这四幢房子的前后左右还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苏式楼与平房，便有东区和西区之别。这样的构建在这里比比皆是，亦是我们向老大哥学来的。官清走到厕所跟前了，几张橘黄的落叶飘散下来，掉在他跟前，到处是收音机里说话的声音，很清晰地传达到官清的耳朵里。从旧兵工厂过来的官清很注意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哪怕在他行走的路上，发现有一块横陈着的砖头，他都会俯下腰捡拾起来，然后不厌其烦地扔出去。

厕所也是苏式的。走出厕所的官清，加快了脚步往回赶，他似乎听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消息：“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这个消息是收音机里传出的。官清甚至听到了收音机里丝丝的整流器的声响，他先在一棵苦楝树下站了一会，神情极专注。官清家里有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收音机的右上角的灯窗立时布满了绿色，人们以这样的标准来评定收音机的灵敏度。官清不止一次听到楼上张麻子问，能不能收到短波？官清半晌才说，剪了的。意思是你想听听不到。

清晨六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开始了，这时的官清听到了一个女播音员用亲切的嗓音播送着。

“亲爱的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天气预报——”

官清知道每天的新闻联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收音机里先是一位女播音员的声音，然后是男播音员说话。天气预报结束，收音机里就会传出雄壮的《歌唱祖国》的歌声。这会儿，官清就会坐在一张红漆方桌边，一边裹叶子烟，一边听收音机，他觉得这样很惬意。日子就这样天天重复着，只有收音机每天清晨和晚上给官清带来最新的消息，先是国内的，然后是国际的。不识字的官清足不出户就了解到了天下大事，他没有出过远门，青年时代就在兵工厂扳靠模铣，有人总结说像打太极拳。后来有人说苏联的兵工厂扳靠模铣的都是妇女。官清听了大吃一惊，老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这怎么会呢？张麻子说，还是不一样啊！你没见苏联人个个人高马大，黄头发蓝眼睛！

在兵工厂，官清和张麻子都是见过苏联人的。50年代兵工厂来了一批苏联专家。在中国腹地，这个特大型军工企业在为共和国贡献了相当数量的轻重型武器。

听张麻子这样一说，官清没有说啥了，倒是蒋介石每天在台湾叫嚣要反攻大陆，官清觉得既紧张又好笑。对兵工厂的前途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感觉。一间25平方米的大屋里，官清听着听着越发感觉事情重大，他裹好了叶子烟，朝灶房屋边看了一眼。一股白烟从灶房屋的隙缝飘过来，烟里夹杂着木柴烧焦了的气味。

“新华社消息，美蒋一架U-2型高空侦察机，昨天上午八点二十分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外交部提出严重警告，并强烈抗议……”

柴烟已经熄灭了，鸟的母亲揭开锅盖，用锅铲将热腾腾的干饭舀在碗里，再端起面上的一个碗，碗里是昨晚剩下的菜。鸟的母亲把菜放在热饭上，不一会菜也热了。户外的窗玻璃轻轻掩着，清晨的微风不疾不徐地贯流。窗外不远处是一棵黄桷树，树下是一幢工字型平房。这四幢房子当中著名的老段住就在一幢平房的最末一家。吃早饭的时候，鸟的母亲挨着挨着叫醒了三个孩子。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一家人在毛泽东时代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官清家在门外一间猪圈里的两头猪每天也跟主人一样，看一口石头猪圈里潮起潮落，猪食里油晕荡漾。很远的一个叫天鹅宝蛋的靶场每天上午9点钟以后，准时传来隆隆的重炮射击声。这当儿窗玻璃便必然发出咯咯的抖动，一个劲簌簌响。重庆清晨秋天里的景致里，黎明的曙光悄然而轻柔地将窗玻璃擦亮，兵工厂愤怒的一天又开始了。

门外是猪圈，猪在近在咫尺的门对面转着圈，两头颜色白红的猪刚才还在梦中时，忽然听到了主人走出房门的声音，马上停止了转动，哼哼地叫了几声爬到了门栅栏边。官清站在猪油圈边仰头朝楼上张麻子的7号张望，发现没有动

静，很有些纳闷：张麻子到华蓥山去了还没有回来？

屋里的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完了，官清听了一会，现在是在放每周之歌，唱的是《社员都是向阳花》。周围还是静悄悄的，没有大的动静。四幢房子的门前挺拔向上的红桉树刷刷地往上长。秋天了，红叶开始时不时地飘飞，落到门前和地坝还有大家接水的两个铁水管的青石板上，一片萧瑟。

官清现在非常想把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的消息告诉张麻子。

张麻子出差到三百里地的华蓥山靶场作大型试验去了。

清晨，与官清家隔着几户人家的八级张，一直叉着腰站在门口看着官清，他的头上是一片远方的曙色。天亮了。八级张不屑的目光里微微有些发红，此人原本1米75的个头不到45岁就显出了肾衰的病态。现在，八级张又从一张四川老家的老牙床上翻身而起，趿着一双木板板鞋，站在门口四处观望。在兵工厂，八级张算是所谓的技术工人，兵工厂装枪装弹的木箱子就出自八级张之手。八级张每天清晨起来看什么呢？很多年以后，八级张在弥留之际道出了心里话：他是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更多的是看看周围邻居有没有人在他之前到达共产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谁谁谁家的收音机是不是红灯牌的是不是比他家的更好。

官清走出了家门，无声无息的影子随着这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一直往前走，朝兵工厂走去。他的妻儿老小正在屋里也准备出门，各家各户都在准备上路。妻子关了收音机，取下身上的围腰，她的三个孩子先后走了出去，都背着书包。三个孩子当中的老二在建设三小读五年级，人称“鸟”。妻子从来都不跟官清一起出门，也从不跟官清一起去上班，这个朴实无华的劳动妇女从来都是一个人行走在路上，却能炒一手好菜，特别喜欢推四川人说的豆花。来了客人，要推豆花，家里有了喜事，要推豆花。鸟的母亲姓程，每每遇到户籍民警来核对户口，她总是对民警说，我们是和口程，别弄成包东陈哈！民警抱着个大本本，笑笑，不会错的，几十年的老街坊了！

这时候，一个片区的户籍警察走在去村段的路上。户籍民警姓何，何户籍那时尚未婚配，总是高不成低不就，何户籍走村串户对兵工厂家属区这一片很有感情，也对兵工厂姑娘对苏联专家的爱慕之心，隐隐感觉不安。

现在，楼上楼下和对面两幢平房的人都上班上学走了，四周的寂静又无声无息地回来。没有喧嚣的兵工厂家属区纵横交错的三合土路，通向四面八方，一条硬生生的三合土路上，一大早就有了朝天鹅蛋宝靶场飞奔的重型武器的踪影。这些沿途都有的弹壳有各种口径，从7·62到12·7再到14·5，几乎包括了

那时候的中国常规武器的所有精髓，就连建设三小体育老师用来抽学生的东西都是半自动步枪上的通条，打在人的腿上是钢铁撞击的感觉。

何户籍抱着本本在向劳动一村进发的同时，军工企业巨大的烟尘已经升上了晴空，远远地团聚到上了几百公尺的高空，终日不断。这个特大型军工企业就像一架完整的机器，加足马力加速运转。枪炮声不绝于耳，震动你的鼓膜，震荡你的神经，但我们远在台湾的敌人竟没有发抖。台湾的特工如同水银一般向大陆渗透，为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磨刀霍霍，试图一试身手。战争一触即发，然而却始终没有爆发。官清还是默不作声地干自己的话，他在军工企业当工人，每天铣削轻机枪中的一个重要零件，他每天早上7点30分准时开动机器，手上习惯性地捏着一小团棉纱，轻轻地擦拭铣削下来的生活。生活在军工企业就是所谓工件，此语沿用至今不下一百年。官清前后左右都是站着人的和机器，机器嘎嘎嘎地欢叫着，就像一匹奔腾的战马往前呼啸冲击。

官清默默无闻的这个优良传统。

兵工厂的建立就是为战争准备而是来的。

从这里开始，中国兵工踏上了枪炮制造的征途，在其后相当艰难曲折的年代里，中国的枪炮生产很快迈入民族军火的研制轨道，与当时先进的英美德相比，某些军火在初速、弹容量及杀伤水平上都不在其下。著名的30节重机枪和79式步枪，就是传统军械的杰出代表。汉阳兵工厂于1895年正式试制和生产枪、炮、弹，到了1907年就达到了生产步枪13000支、弹900万发，火炮100门，炮弹70000发。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北洋军阀时期汉阳兵工厂的生产规模，发展到日产步枪100支、子弹70000发、火炮1门，并开始试制航弹、迫击炮、手枪和机枪。1910年，汉阳兵工厂共生产步马枪54.4万支、火炮1129门、子弹2.9亿多发。从而，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并推翻满清政府创造出了有利条件。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汉阳兵工厂再一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口皆碑。

1928年后，汉阳兵工厂大踏步向纵深发展，达到了它当时的鼎盛时期：日产步枪200支、子弹150000发，月产机枪50挺、手枪200支、火炮30门、炮弹5000发、手榴弹2500枚。此后9年，震惊中外的抗战开始，汉阳兵工厂昼夜兼程赶制枪炮送往前方。24年式步枪就是那个时代的产品，并定名为“中正式”步枪，与30节重机枪同样驰名战场。1939年11月13日，兵工厂遭日军飞机重创，员工伤亡惨重。枪厂设备大部被炸毁。1940年春改迁大后方重庆。由此，揭开了中国最大轻武器生产的序幕，重庆也由此成为中国军工企业的重镇。1942年6月蒋介石来

到了兵工厂，在总装部端起一支79式步枪，凝眉很久对身边的工程师说：“枪托改短2寸、刺刀加长2寸。”

后来，79式步枪在抗日战场发挥了精度高、射程远的特点，极大地杀伤了日军。

汉阳兵工厂迁渝后制造轻武器的工厂改称叫轻枪厂，由江北总厂分出迁往四川巴县铜罐驿（距重庆五十公里），对外称铜罐驿办事处）。轻枪厂由迫击炮厂和工具厂等组成，在铜罐驿三个原来的铁路隧道里设置厂房，这个三个洞分别是：蜂窝洞、王爷洞和月亮洞。月亮洞掘在半山腰上，只有一条上山的小路，当时制造成的捷克式轻机枪就是在月亮洞里组装完成的。六十年过去了，当年轻枪厂的发电厂、靶场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六十年前，这里橘林茂盛，清溪流淌，一条小小的溪流环绕着这座旧兵工厂的靶场。每到初冬时节，靶场四周鲜红的红橘挂满树梢，一条条巴掌宽的山路蜿蜒在山间。鸟在蓝天里飞翔。长江在悬崖陡壁的山崖下波涛翻涌，一泻千里。四周极少见到人烟，只有兵工厂的员工和持枪的警卫昼夜在山涧里行走。靶场里轻机枪达达的啸叫声不绝于耳。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铜罐驿兵工厂迁址重庆，大驳船载着兵工厂的机器设备顺江而下，选址重庆杨家坪鹅公岩，大部分车间在抗战时期的岩洞里（至今依然可见）。据这个厂的老工人回忆，那时候的杨家坪基本上还是旧中国的农村面貌，到处见得到一汪汪的水田和穿长衫的与留长辫的前清举人。靶场设在一个叫天鹅宝蛋的山崖下，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天鹅宝蛋还见得到山涧小路上挑粪行走的农人。春天里，翩飞的蝴蝶在山野间飞飞停停。靶场红砖围墙外处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庄稼地，蛙鸣声昼夜鸣叫，颇有一番田园风光。即使是在靶场内，也有该厂的工人开辟的小水田。靶场里绿树与葛藤布满了山崖，红砖围墙内小蛇穿梭，弹壳堆积如山。靶场里从来没有停止过猛烈的射击。军工企业的靶场成了杨家坪的一景，只要红砖围墙外的警戒灯一亮，不到五秒钟你就会听到震耳欲聋的重型武器的轰击声。

官清走在去兵工厂上班的路上时，四周是雄壮的《歌唱祖国》的歌声，到处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战斗口号。从华蓥山深山靶场昼夜兼程赶回的一辆重武器牵引车，缓缓开进兵工厂大门，持枪的警卫肃立起敬，他们在秋天清晨的光线里一再被军绿映出枪刺的俊俏面影，给行进中的官清莫大的支持和鼓舞。官清加快了脚步，向车间走去。

官清要把一早的热血献给祖国，献给兵工厂和他的家人和孩子。在官清看来，新旧社会两重天，这种认识是对的；现在的官清不愁不穿，只为兵工厂

搬好靠模铣，将一件件轻机枪机匣铣得铮明瓦亮。

“站住，请出示你的证件！”

警戒兵工厂的是一支由本厂小学落榜生组织起来的子弟兵，他们穿着深蓝色警裤戴军绿色解放帽，领章是帽徽和两支步枪架着的齿轮，青年战士们持本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连长就是著名的红鼻子连长。

每天清晨，东方的启明星还放着长长的光亮，红鼻子连长就巡哨出发了，他身后带着两个肩背半自动步枪的战士，他的一只大手总是按在手枪套上，准备随时抽枪击发。金黄色的手枪套，给人以威武不屈的感觉，手枪的枪把上系着小小的红绸。红绸总是在清亮亮的晨风里微微飘动，无与伦比的美好。红鼻子连长每次把枪插进枪套时，故意在枪把的底端亮出美丽的红绸，取出手枪时又将手枪擦得黑亮。这时，走在厂区大道上的红鼻子连长有意将红绸只露出小小的一绺，这样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也是任何人没有的。

看到红鼻子连长朝他迎面走来，官清联想到了昨天夜里发现的天上的一个小红点，那是不是美U-2型高空侦察机，官清说不准。现在又联想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清晨播送的新闻，更重要的是张麻子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要爆发的表情，官清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官清不认识红鼻子连长，但很面熟，感觉很亲切。官清一经看到红鼻子连长，心里就踏实了许多，他相信自己不会是孤军作战，在他的前面和后面都有我们的大部队。官清越往向前走，心里越有了想跟连长握手的想法。官清这辈子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握过手，官清自抗战时期从铜罐铎轻枪部随厂来到杨家坪这个地方后，近二十年过去了，他看见过很多人握手，但没有一个人与他握过手。现在，当官清大踏步快走到红鼻子连的面前时，马上发现了对方眼里的敌意。官清就要走进工厂其中的一个厂门了，厂门两边站着两个持枪的年轻士兵，同样用敌意的目光盯着他。官清心里升起莫名其妙的一种不安和疑惑感，好像蒋介石声称的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三发红色信号弹正在升空。

“请出示证件！”口令声再次响起。

红鼻子连长早已拍马赶到，双手剪在身后，两腿呈八字站开，目光炯炯。他的左右两侧站着一个面目英俊的青年士兵，而哨位上那个战士表情更加严峻，持枪立正，目光直视官清。

官清掏出了证件。证件在兵工厂叫通行证，内外有别。官清摊开通行证，晃了一下，正欲收回放进荷包里，被红鼻子连长喝住了。

“请等一下！”

红鼻子连长走过来将通行证拿到手上，仔细辨认了一阵通行证上的照片，还有那颗红五星，抬起头来凝眸面前的这个中年工人，还给了他。官清离开了岗哨，走在清新整洁的厂区大道上，他一路琢磨着。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已经打起来了，官清几乎每天都听到这样的消息，说在台湾的蒋介石天天都在盼第三次世界大战早点打起来，美国人好帮助他反攻大陆。这个问题，官清很早就跟楼上张麻子讨论过，双方各执一词。

1942年春天，从乡村出来修铁路的官清进了21兵工厂，这时正是抗日战争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设在三个长约三公里涵洞里的轻枪部，实际是制造捷克式轻机枪的兵工厂。官清操作的是一台铣床，专门铣削各种轻机枪机匣的机器。成百上千的机匣经淬火、砒蓝再淬火组装然后交月亮洞里的总装部，总装部再将各车间交上来的零部件组装成一支成型的轻机枪，经反复浸油、拆装、最后在靶场试射、封箱用大驳船运走。滚滚长江之上是刀劈斧斫的万丈悬崖，没有人知道这里在制造轻机枪。抗战胜利后，铜罐驿兵工厂迁到重庆杨家坪这个原本一片片水田的所在。兵工厂全设在防空洞里，官清仍然操作那台靠模铣床，铣削的还是机匣，不过有了从苏联引进的半自动步枪。官清每天六点起床，6点半朝工厂走去，他的身姿刻镌刻在了行进的路上。主厂房是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的。主厂房密密麻麻布满了机床。人民解放军的各种轻重武器的零部件都在这里进行热加工，由生冷若冰霜的钢铁变成一支支打得响的战斗武器。

上班后的官清，为高速铣加足了机油，然后一手捏着一小团棉纱，一手摁动了机床开关，马达开始轰鸣起来，气动夹具哧的一声夹住了工件，两把赶铣刀成功地切入。官清的愉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把人世间的一切烦恼都置之度外了，完全没有了与人的纷争，完全没有了跟任何人的不愉快。官清是一个不善于跟人交流的人，他几乎没有上级，更没有下级，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其他来往。只有这个时候的官清，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兵工厂的主人。官清身心欢畅。

现在，兵工厂的机器嘎嘎地欢叫着，如同在扭断一个恶人的翅膀，又像是在为奔向美好生活的前奏，铿锵而激越。

官清在加工完第一件生活之后，熟练地操起身边的另一件生活，一排排的生活整齐排列着，这是官清在旧兵工厂养成的习惯。乳白色的漆水油从一根铜管顺流而下朝两把赶铣刀倾泻，加以冷却。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渐渐地，站得时间久了，官清已经成了条件反射，脑子里就有了其他的想法，他想：收音机里天天都在广播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这是怎么回事？万一蒋介石真的打回来怎么办？

这时候，主厂房里渐渐地有了机器轰鸣，官清抬眼看看，他的四周已经有人开动了机器。大功率的电灯泡数百盏，一条一条地闪着人的影子。机器呈各种形状，厚达数十公分的钳桌坐满了打毛刺和对样板的女工，官清身后便是堆积如山的弹匣半成品，生产工人端上钳桌给检验员检验的弹匣数以千万计。

官清一字不识，他将轻机枪机匣铣削得光彩照人，回到家里还会将叶子烟裹得像12.7毫米子弹。地大物博的中国在如此工作条件下，把一件件军工武器加工得无懈可击，精益求精，出落得如同出嫁的姑娘，是苏联女工包括苏联专家始料不及的。中国军工企业既有苏联的影子，更延续了中国军工企业的民族精神，那就是张之洞、李鸿章。

官清在1942年10月的铜罐铎兵工厂见到过蒋介石。

这家军工企业制造的79式步枪、24年式重机枪在抗日战场发挥了精度高射程远的特点，极大地杀伤了日军。蒋介石身披黑色大麾，从官清操作的机床边走过，面无表情，蒋的前后左右簇拥着大小官员不下一百人，个个神色凝重。

第二章

千里铁骑



中国铁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最初的蒸汽机车到现在的电力机车，中国铁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第二章《千里铁骑》中，我们将回顾中国铁路的历史，并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中国铁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最初的蒸汽机车到现在的电力机车，中国铁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第二章《千里铁骑》中，我们将回顾中国铁路的历史，并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20世纪初，西方一直禁止运武器到中国，不过手枪例外，中国人很容易买到，但7.63米毛瑟枪还没有见过。手枪的盒托是胡桃木的，双棱簧扣，便于拆卸，盒托内部空间可方便装枪，握把露出一小半，便于抽枪。枪管和枪身均呈钢蓝色，蓝光闪烁，可映出人的面影。此枪优质钢材制造，弹道接近卡宾枪，射程约2000米；弹匣容量10发、20发和24发，发射7.63毫米×25mm子弹，近距离可击穿10毫米钢板。尤令中国人欣喜的是，称自来得，这种枪抵肩射击。枪上刻“德国造”。枪把上刻有“鹰徽”和奥本多夫检验印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白俄军官从中俄边境进入中国，这些人携带毛瑟冲锋枪，亦是中国人后来称的“盒子炮”，他们将此枪推荐给中国人。白俄军官中有个叫普里连科夫的上尉军官，是第一批从边境地